讀史商語

讀史商語序

崑山王駕部淅士自南都還示予讀史商語俾一畢其愚蓋君在郎署時曹務頗蕑意不欲以江山之勝慱弈讌遊之歡而虛耗其日力也於是日偕其同志以讀史為事自秦漢而下訖於五代之季必先求之正史而參

以司馬氏之資治通鑑錯綜其說而折衷之日有記月有編其考據詳而核其持論確而平其剖析簡而辨予既受而卒業竊喜學術久壞之日猶及見士大夫能留意經世之學為世鍼砭而稍起琱刻無用剽竊無根之沉痼豈非衰晚之厚幸歟乃為叙之

曰古今之變聖人之所不能違也而史於是焉重固得失之林而法戒之所從出也史蓋莫備於周既經秦火而其書不盡傳漢初藏於民間者相繼復出於時老生宿儒往往口傳而筆授若春秋一經而公羊穀梁左氏專門之學凡三家並行於世非周

監二代一何文之郁郁若是盛哉遷
固以降何代無史氏何國無史書至
天下分為南北而史益踳駁然至於
今而猶得論其世者固賴夫史之各
有傳也是故滕國之緒餘而興王必
乗於紀録前人之否臧而後嗣亟為
之叙次懼夫跡之湮而遂至於無可

考耳此誠王者所以垂憲百代之深意也頋其時代漸遠卷裒浸繁即使家有其書或不暇於徧觀又况其書尤不易得也我通鑑之書會稡衆史而更定爲紀年一編縱横貫穿一覽瞭然而學者欲知古今之變亦賴以有考矣其後儒者爭務標榜而高談

性命以為多學而識仲尼所非吾第
求得其本而萬事理矣一倡羣和至
於今日益趨苟簡成敗無考於前而
是非紛出於臆獨於經義更好為新
奇背經叛聖幾乎不知所云而世且
目無鹽以西子識者憂之雖有資性
警敏頗知涉獵古今者而其力固有

未暇也不過以資其譚言潤其手筆而已而實無可施用〻之則必至於僨事蓋須已微見其兆矣豈不可歎也哉予慵幺駑每頋影自懟所幸不爲世用淂藏其拙然數爲年少有志者言之且以爲勗令者商語之編〻出向之沉痼其有瘳乎頋復念士人

之習必由科舉而程試之文必由主
司安知世無大人先生傷令文敝而
惕然有生心害政之憂言之於
朝仍還經義五題之舊使其一日之
力無憂於不給而考文章者必先於
論策之文觀其識四六之文觀其學
而經義則但以理為權衡不必於繡

其擎帨也庶幾豪傑之士爭自奮勵濯磨爲有用之學而文詞之高雅亦可以無媿於前代不亦勸學之盛事歟則斯編也雖謂之求士之嚆矢可也萬曆己未孟夏同郡友人婁堅叙

敘

予在白門与二三友生有讀史之約每十日出所課共參詳之間有所論説自單詞隻句多至二三百言或襍以諧讔以為咲樂諸

君子往〻辨色而赴至夜分不去然爲職守所絓無暇遠覽僅及涑水之書而已惟余世矣以讀禮多暇時〻漢獵正史稗史以廣異聞余皆羨之弗能也自

歸山中藥裹之餘回念舊
遊恍佀黃公酒壚而向所
論說一編在故簏中讀之
如晤故人意有所未暢取
他書參訂如出奕法先後
得如干卷題曰讀史商語

商語云者頤與同志如諸
君子者共商之也古之好
持論者莫如宋人皆迂刻
不情或取以立教而不頤
貴世之所宜近世世有李卓
吾者好取前人成案而翻

之一洗頭巾蒙氣而偏駁處亦復不少余是編頗鑒之然議論古人本學堂伎倆余之矯偏者恐仍不免於偏要旨是非予奪不作名義觀不作成敗觀等癡

興於局碁罵奸雄如僕隷
視世所謂可爭可艷者不
異陽燄空華昔陳同甫自
言讀曹孟德論胸中多事
乃爾余吔編逦似胸中不
欲有一事者此一段武不

媿就正有道耳或曰上不及春秋下不及趙宋何居曰吾以竟舊業而不覺言之贅也自茲而外吾鑰吾口矣戊午仲春三日書於山房之非齋王志堅識

讀史商語卷一

珠塢山農王志堅輯

沈諸梁既定楚使寧爲令尹寬爲司馬而老於葉張孟談佐趙滅智氏納地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與范蠡之去越而三皆精於老氏之術者也

智伯生平未嘗用人一言拒長武子於伐齊則勝拒智國絺疵於待韓魏則敗其勝也此其所以終敗也

○魯欲將吴起或譖之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絶之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遂奔魏夫曾

子在魯魯人不用也而譖人者得借其言以沮起使曾子爲政未必不用起魯之用人如此其衰宜矣

李克論相則取魏成曰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及論吳起則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甚哉克之善論人也一廉而好賢一貪而好色其人若薰蕕而魏兩得其用眞知人也夫

衛嗣君之言曰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失十左氏無害也其言辨矣嗣君立之二年衛貶號曰君法立誅必之效安在乎

孟子對齊梁語温公獨載不嗜殺人之説考其時乃蘇秦初爲合從時也魏於六國最近秦秦師出則魏首攖之六國之救未至而國已殘故魏之屢獻地於秦者正畏殺人也襄王素不以虐名而其所處之時又如此孟子何取於不嗜殺人之説而稱之蓋孟子之言爲當時大勢發也自古未有求一天下而以殺者有之自戰國始當孟子時秦人蓋駸駸乎有一機矣然而非理之常也故六國既滅而秦禍隨之卒能有天下者乃素稱長者之漢祖夫秦之嗜殺特爲漢

祖驅馳耳孟子之言所謂雖百世可知也若夫襄王之不足與有爲孟子一見决矣何足與語哉何足與語哉

蘇秦之策實有大利于東諸侯而惜乎其不能久也盖從約成之明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矣魏近秦受其害最速猶爲有說齊去秦最遠最利合從而首犯之天下之愚莫有過焉者也

齊湣王之亡寧死不往燕人之召者晝邑人王蠋也首倡市人殺淖齒求湣王子者王孫賈之母也守孤

城卒挫强敵者臨淄市掾田單也向之立其廷與共富貴者不知何往而布衣小吏婦女乃能自奮以急國難可感也夫

閼與之役廉頗以爲難救而趙奢請行卒勝之非其才弗若也頗是時已爲上將事須萬全趙奢新進未有名非冐險無以出奇譬如弈碁者大勢已勝只善保所有足矣若勝負未定必須爭劫亦其所處之地使然也

秦之與六國戰也其重兵大率在外所恃者地利耳

夫空國而逐利用兵之大戒也而秦屢犯之方白起之伐趙也王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當是時使韓魏有知兵之士一軍直走關中一軍伏險以邀起此亦一奇也而當時竟無其人惜哉其後章邯與趙相持而沛公之師方洋入關矣幸固不可以屢僥也

世言四公子以養士得其用予竊非之夫士何可養也四公子之中惟信陵知士有禮其待侯生毛公薛公至自爲執轡或徒步從之遊其所豎立出三君遠

甚若平原孟嘗輩之於士則眞養之而已毛遂馮驩未嘗以二君爲知己其他盍可知已

史記載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始皇善通鑑亦用其語按秦昭襄王五十一年異人歸秦五十六年孝文王立又明年爲莊襄王元年又三年始皇立時年十三計始皇在趙僅兩歲耳不知太子丹何以與之善也

君王后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已忘之矣后已死建用后勝卒亡齊按君

王后以事秦爲得策四十年不與諸侯合從迨五國亡則齊爲之續此勢之必然者爾時雖有賢佐其若之何亡齊者君王后非建也

茅焦趨鼎以悟秦王使王母子如初世或多其强諫余以爲謬於理而悖於事者莫焦若也秦王雖恭其遷母于雍亦未可盡非爲一國之主至母后通外人生二子縱子無絶母之理然爲太后者尚靦顏宮中稱一國之母則亦何以令國人乎當此之時惟有微詞動王使知子無絶母之理迎之别宮無失人子之

禮可耳至謂車裂假父囊朴二弟則尤爲悖謬如焦之言當時必尊毒爲太上王裂地以封二奸生之子而後可乎自古未聞有以母之奸夫爲父以母奸生之子爲弟者獨有一焦而已秦之爲國也蔑裂禮義去夷虜無幾故聞此等語而不以爲恠使廷有知禮之臣則焦之誅當不旋踵而世以其能折暴主且關係母子賞其直而不非其謬亦未之思也已

余讀史至鉅鹿之戰未嘗不拊擻欲奮急欲浮大白不止也秦兵之雄於山東久矣開關一出如山壓卵

數十年來未有能與之抗者諸侯軍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當時情狀可見矣非喑嗚叱咤之項王其孰與挫此勁敵者乎自此一戰而諸侯讋積恇怯之氣頓然一洗此亡秦之大關鍵也蘇明允欲羽無救趙而直入關不知章邯之兵氣未挫關中豈易入哉

○呂太后爲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是令帝妻其甥也霍光納其少女於宣帝爲后是令上官太后婦其姨也勢之所在不顧倫理雖謂之夷虜可也

天下大勢之所趨將然未然之間智者可以先見其

徵當齊王建之將入秦也即墨大夫說曰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按此語則當時六國人心大略可見秦惡未稔而劉項之纂本已具矣

鴻門之役范增銳欲殺沛公而羽入項伯之言弗用也曰人有大功而殺之不祥似也未幾而漢王還定

三秦則項王亦可以有辭矣使羽卷甲而趨關中乘其未定碎之易易耳乃聞張良之言而遂無西意夫田榮之與沛公孰能關中之與三齊孰險此何等事而緩急倒置乃爾亞父于此時竟嘿嘿耶

賈誼上書有云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又云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又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又曰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按文帝崩時年四十六而去誼言尚十餘年人臣非明主言事不諱可耶至盛年天子而屢言其當早死

此何說也

賈誼陳政事疏有云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孼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使帝后盛服則民間有短衣不掩脛者矣誼之所謂舛吾所謂太平之風也

漢之稅大率三十而取一較什一之法已寬三之二文帝用晁錯策募民入粟備邊其言曰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帝計三年詔除田租嗣此終帝之世後至景帝

初仍用田租然三十取一之法終漢之世未之有改文帝之節儉自是千古一人然諸帝侈仗者尚多三十取一不知何以能足用也

蘇子瞻晁錯論責其不自將而欲居守以爲見殺之由揆之事理實不然錯議論有餘至於用兵非其所長一也亞夫之將出文帝遺命當時自不能易二也讒人罔極錯在帝旁猶得屏而譖殺之况在外乎恐朝出而夕有屬鏤之賜矣三也總之古人成事者往往置生死于度外錯之死其父知之錯亦自知之矣

後人惟橫一求全之念此所以不能如古人也

鼂錯之誅後人皆知出於袁盎而不知其本於竇嬰史記錯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上令公卿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隙已吳楚反錯欲按治盎交通吳王受金錢狀盎夜見竇嬰願至上前口對嬰入言上上乃召盎用其言誅錯乃以嬰爲大將軍出兵吳楚平以功封魏其侯蓋安坐而分亞夫之功然則盎得行其譖皆嬰爲之嬰之所以甘心於錯者不惟修前日之怨亦以自取封也其素所

存心如此他日之死豈武安之過哉

袁盎小人之託於正者也而其所遇亦多幸文帝時將發讜言至于短絳侯因淮南王之死欲案誅張蒼馮敬已令人窺其微矣一遇景帝奮其佞舌殺任事之臣以快其私生平底裏不已大露乎其使吳也從反亦死不從亦死歸而策不效帝悟鄧公之言亦死乃幸而皆免後議梁事得罪於梁王彼豈眞能持正論哉恃有帝在耳然卒被刺以死以死以譖言得生以正言得死盎雖死得死所矣是何小人之多幸也

同一侵廟垣也晁錯則庇之臨江王則誅之景帝爲
愛姬子除礙手之人亦忍矣哉
吾於景帝梁王之事而得三賢臣焉出勝詭於王宮
者韓安國也說王長君爲言於上者鄒陽也悉燒梁
獄詞者田叔也獄詞不燒于梁而燒于霸昌廄王長
君之說叔與聞之也安國尚矣鄒似賓田似專爲人
主母子兄弟間調不可調之事雖賓與專可也
吳王濞傳言亞夫至漢陽問父客鄧都尉爲畫策引
兵壁昌邑以梁委吳吳輕兵塞吳饟道從之亞夫傳又

言帝命亞夫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一史而自相矛盾孟堅已自不免矣

有其人非而其言是者田蚡議救東越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往救是也有其事非而其言是者王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讐是也有其意非而其言是者蚡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蚡言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是也

蚡雖驕橫亦一能臣也
汲黯嘗罵張湯曰公自此無種矣然湯子安世封侯
傳至其孫純歷王莽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
詣闕光武更封爲武始侯永初三年嗣侯吉無子國
除凡八傳二百餘年異姓諸侯歷兩京不絶者僅湯
之後耳天之報施固未必一一不爽然湯奏事務揚
人之善解人之過内行修交通賓客飲食于故人子
弟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及死家産不過五百金皆
所得奉賜其人亦何可盡非也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天子使朱買臣等難弘弘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許之按漢都長安西北諸邊乃其要害至於西南夷則眞屬可已平津數語可謂深中肯綮者矣史言弘毎朝會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此又言其數諫弘豈眞不諫哉事英主開陳其端使自擇乃其所以諫耳後之譏弘者皆不足以知弘者也

衛青戰略史不詳載但言其捕斬之數而已然當時

出塞如李廣輩皆名將不能有功獨青每戰輒勝此豈偶然者淮南王欲使人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之則青之爲將大畧可見矣青起自人奴貴極人臣能賢汲黯非獨有將才也而太史公率多貶詞皆非直筆

田蚡以十月族灌夫十二月晦殺魏其侯明年三月蚡亦死史載其死時亟見魏其灌夫共笞之後淮南王安敗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曰使武安君在族矣然則蚡之死於病幸也其身死而其族全矣蚡族

灌夫亦當以族報何不少俟之仲孺粗獷作鬼亦不甯留哀哉

魏其武安之事廷臣惟汲黯是魏其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魏其後不能堅然上欲并斬當時蚡罵安國爲首鼠卒不以黯爲非也直道自可行依違者果何益哉

班史酷吏傳十三人其得壽終者趙禹尹齊楊僕尹賞四人而已齊僕皆坐法財得不誅禹晚節治加緩名爲平非終爲酷者惟賞至死猶以酷訓其子子用

其說皆至大官然本傳所載賞所殺皆探丸大猾亦未嘗妄殺也郅都田延年皆有大節可紀班史入此傳中甚無謂其他或以公廉或不畏强禦皆有不可及處其酷而且貪者獨王温舒耳同時而夷五族其得報亦異焉噫孰謂無天道哉

韓安國一時名臣廷議田竇事而首鼠兩端爲田蚡所罵何其醜也蓋安國坐法失官蚡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以此得召廷議時不能不依違其間蚡直以安國爲掌握中人耳

武帝嘗病卒起幸甘泉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義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明年縱坐棄市上官桀爲未央廐令上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畢泣數行下上以爲愛巳由是親近此二事極相類而桀之佞舌急淚尤爲可惡乃獨以得幸帝於是乎不知人矣

余於武帝之取朝鮮而嘆失刑者屢焉公孫遂本受命正兩將軍兩將軍自相異同樓船未有反狀遂聽

一面之辭而擅執之誅之當矣荀彘謀執楊僕不爲無罪然未執以前僕敗而彘勝旣執僕而朝鮮亦隨定此誰之功也楊僕之死可以贖彘獨不可以功贖乎至於衛山本受命諭降右渠右渠雖稱降而挾兵渡浿水使人諭之復引歸山此其非眞降可知已此而殺之然則必受其僞降至于喪師而後可乎定一國置四郡兩將軍一誅一贖爲庶人兩使者前後誅獨取朝鮮之責主者二三人傒之帝之舉動于是乎不服人矣

武帝征南越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至太初三年見侯裁四人夫當時列侯皆紈袴子弟縱令從軍國家亦不得其用一拂上意至以酎金小過盡奪之其乃祖父出萬死一生以博蕞爾之土一旦掃地帝眞少恩哉迨宣帝時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百三十六人皆賜金復其家可謂克蓋前愆矣

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雋不

疑教以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永終天祿後戾太子之亂丞相欲斬司直田仁勝之止之有詔切責惶恐自殺勝之不祿反坐不殺固時爲之豈非多殺之報至此方熱故耶然不疑爲吏錄囚徒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則不疑亦非全用恩者大率漢之吏多以擊斷爲能者也

平準之法作於桑弘羊其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

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踴是時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按此法雖非取民之正然實能不病民亦救時之善策也後之效之者徒足厲民而於國用未必有補此用法者之過耳柰何并罪弘羊乎

武帝彌留謂霍光行周公之事光頓首曰臣不如金日磾夫光不如日磾世未有言之者自今觀之日磾

以少主即位辭捕反之功不受封而光於爵位未嘗少讓日磾不肯納女武帝而光聽婦人之言必欲奇貴其少女日磾能殺弄兒而光不能教禹使之嗣大位其後禹以反誅而捕反者乃日磾之弟子安上也光眞不如日磾誰曰不然

武帝時使御史以軍興捕盜殺二千石以下濟南王賀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後賀子孫以外戚盛卒篡漢然亦誅鋤畧盡活人爲德可耳一念不

忘子孫計雖取貴顯而禍亦隨之是以君子戒居德也

蘇子卿樹奇節于絕域及其歸不過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上官桀等代爲不平以爲大將軍光罪而子卿若不聞也桀敗坐免官宣帝時張安世薦之復起亦不過爲典屬國朔望稱祭酒而已以二十年不辱命之臣在昭宣兩朝一躓一起而終不踰故官豈武之才不任重歟抑當時朝廷不重節義歟不重節義固漢之陋而子卿不以節義自振勝於後之所謂節

義者萬萬矣

常惠與蘇武同使匈奴不降爲所留後武之得歸惠實使之然世知有武不知有惠同時又有馬宏亦没虜中不降與武同歸而世人亦不之知古人之賢而名氏滅不傳者豈少哉

自古無會議之說昭帝時郡國所舉賢良文學請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桑弘羊持不可於是始有鹽鐵之議然始於六年二月至七月卒從賢良文學之議罷榷酤官弘羊當時猶貴用事然終不能絀新進之說

一時大公之風猶然可想後世所謂會議者難言之矣

霍氏自昭帝時子弟親黨根據朝廷宣帝立不自引退光且死惟請封兄孫山爲列侯及帝自厭其所爲一旦盡奪其要職無難也張安世自以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爲左曹太僕霍氏戀內帝故外之張氏請外帝獨內之智愚相去遠矣

昌邑王行無道張敞以大僕丞上書諫霍氏有反形

敞以山陽太守上封事宣帝好神仙用方士言敞以京兆尹疏諫丞相以鶡雀爲瑞敞又上言先後皆切中如敞者眞有用之才也

甚哉趙韓之死相似也爲丞相所案即脅丞相爲御史大夫所案即脅御史大夫冀欲免死而不知其死之愈速也其實廣漢延壽之罪未必眞相與望之之罪未必妄但勢之所在承望風旨者上下其手以媚之耳趙韓固自取而相與望之弄權殺士爲不可逭矣望之以延壽代已爲馮翊名出其上忌而殺之尤

爲不法他日死於仰藥所以報也延壽之死吏民送之者數千人而望之死無聞焉治馮翊者果孰勝耶

○蕭望之一時名臣也然其生平舉動可議者最多沮奉世陷延壽傲丙吉短張敞爲馮翊放散官錢爲御史大夫使吏買賣私所附益十萬三千大臣得罪而子爲訟寃有一强人意者乎借曰其直道足重也直道者必難進易退望之以師傅下獄免爲庶人不數月而已在上前直道果安在耶

宣帝留心吏治守相皆久不調有異能者賜爵至關

內侯尹翁歸廉貧賜其子黃金百斤以供祭祀可謂知道化之要矣恨其崇信虛文以鳳凰神爵爲瑞張敞所奏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可謂切中時弊矣至使膠東相王成詐增戶口以徼賞本課實政而反得虛名悲夫

楊惲受父財及後母財千萬皆以分施居官廉潔及失侯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總是一片雄心銷磨不盡耳彼佐成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

此其言甚妄而宣帝下其章附以私書要斬之眞過矣

李廣以私忿殺霸陵尉上書自陳謝上報曰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于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張敞滅殺絮舜天子欲令敞得自便利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敞得亡命去旋即家召敞敞至上書曰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臣竊以舜無狀枉法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雖伏明法死

無所恨天子引見拜爲冀州刺史當時君臣間眞如

家人父子人臣生其時不捐軀殉國者非夫也

嚴延年爲吏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

民者以文内之此雖非中道猶可言也又曰衆人意

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出者詭殺之此何爲者

哉原其意不過欲使人不可測耳然其如法何後饋

遺丞義本親厚之而義自恐中傷上書言延年十罪

自殺以明不欺延年卒坐誅噫使人不測者其效乃

如此乎

元帝師傅二疎尚矣孔霸在帝時雖受關內侯褒成君爵號然不好權勢帝欲用爲御史大夫霸辭出於至誠帝無以强也如此人石顯輩雖欲殺之其可得邪蕭望之周堪張猛戀戀一官朝下之獄夕召則夕至〆免爲庶人朝召則朝至卒取殺身而不悔視之有愧矣

馮奉世矯制破莎車爲蕭望之所沮陳湯甘延壽以矯制破郅支爲匡衡所沮二臣非惡矯制也嫉有功也延壽以不娶石顯姊爲所惡衡之意非徒嫉有功

亦兼以媚顯也望之以腐齊禰衡以腐濟奸皆相品之最下者也

史言孔光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强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訐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按不希指苟合所以附會公論也不敢强諫爭所以迎合上意也既不敢强諫矣又安得章主過訐其所言皆不可對人者也訐其所薦皆不滿人意

者也自匿其醜而托之乎愼密忠厚迹光之所爲只欲成就久而安三字耳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可謂言人之所難言然其中有云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進遠絶宗族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向以宗室而言此則明明與之爭權其言公而其心似私矣雖昏主本自難悟未必非此有以使之也

人臣進言視其君之所急則片言居要若泛然煩稱雖洋洋可聽無益也匡衡上疏於元帝時有戒於太

察戒於壅蔽戒於太暴戒於無斷戒於後時戒於遺忘等語於成帝時有事天之容承親之禮臨衆之儀饗下之顏等語按元帝優柔養奸安用如許泛說彼豈能自審其所當戒哉至於成帝史稱其善修容儀臨朝淵嘿此正其所短衡之疏無乃以水濟水乎

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皆親與之謀議不旋踵而殺之若急爲奸人報讐者谷永杜欽托身權門雖危言激論上怒不測而王氏卒能安之爲主上如此其危爲權門如此其安雖欲臣下不爲王氏不可

得也

山陽王以撾鼓爲上所材史丹進曰若乃器人於絲竹鼙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此語以解上惑甚善若究而論之衡之相業可數而知也權在石顯則媚之權不在則劾之以名儒居相位而盗取封邑四百頃彼惠微者不知何許人使稍有血性恐不屑與伍也

西漢末將帥之才未有過陳湯者也觀其料烏孫圍叚會宗事不失時日使之謀國豈非緩急可恃者哉

不幸而遇石顯匡衡既不得封侯且欲因事誅之遂以坐縻至爲解萬年作奏請爲初陵徙民起邑冀得美田宅譽王莽驅天下有用之才甘心爲不善皆衡之罪也傳所稱媢嫉之臣其衡之謂乎

張禹有疾成帝自臨問親拜床下漢時去古未遠猶有當其爲師則弗臣之意獨恨其所尊乃狗彘也但知爲子壻求美官請平陵肥牛亭地而已至于問鼎大奸近在肘腋乃自爲子孫計謬稱經義以爲不足慮舉劉氏二百年社稷拱手而授之王氏不在他日

而在禹之一言矣噫自古以名儒居大位而悞國長姦如張禹孔光者其罪可勝道哉

谷永在成帝朝屢建讜言其救劉輔請郤伊邪莫演降論梁王姦事不當窮宄皆鑿鑿正論至於毛擧乘輿之疵明斥後宮之過彈射狐貍之姦可謂侃然敢言矣獨其黨于王氏明明推戴謂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絕無廉恥帝亦知之不甚親信也人臣昌言一有所以然雖有忠言至計不直一文矣可不愼哉

綏和二年二月熒惑守心郎賁麗言大臣宜當之上

賜冊責讓丞相翟方進方進自殺上秘之賜乘輿秘器親臨吊焉三月帝崩帝欲老溫柔鄉多進媚藥乃欲方進代其死此事豈可代耶王莽之篡翟義爲劉氏唱義可謂賢矣然其父以冤死義雖不舉兵未爲失也

元帝時用韋玄成議毀郡國廟及昭靈后等諸寢園奉祠歲餘帝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詔匡衡議欲復之衡言不可帝疾久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又告謝毀廟大宰言如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

臣衡當受其殃皇帝宜蒙祐福巳而帝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惟郡國廟遂廢帝崩衡奏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衡生平如此讀此事最有識力通鑑不載其告廟文失之太畧

史言傅太后從弟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巳復留遷孔光師丹執奏卒不

得遣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按傅太后雖暴欲自
用然哀帝亦不爲所制朱博以丞相受太后指奏免
傅喜帝赫然召致廷尉博自殺其言逼於太后者當
時王氏之言也
奸人之將有爲也非一日而能其勢必將乍伸乍屈
方其屈也使早爲之所則爲未蔓之芟不然則反爲
既翦之熖王氏輔政有日羽翼已成而不能不屈于
哀帝之初葢王氏驕盛帝少而聞之已而王根王況
罪狀暴著莽亦以議傅太后號不合罷去使當時太

臣盡發其諸不法事誅其尤驕橫者而免其餘則莽一廢侯耳安能有所肆哉惜一時大臣無知人之明爲莽所惑如楊宣輩方爲之訟冤而不知恥反使莽負天下之重望一出而惟其所爲卒遷天下雖莽之奸而當時大臣亦處之無術惜哉

予讀馮氏諸傳心竊悲之其人世篤忠義有才能然卒不食其報或得禍焉奉世有功爲蕭望之所沮野王有行能爲石顯王鳳所沮馮婕妤當熊爲傅太后所陷參有賢行以婕妤同產坐死馮氏坐死者十七

人此猶曰遇非其主也馮衍在廉丹軍中耶勸之叛劉氏已從更始歸光武光武於鮑永業已用之獨衍以坎壈終嘗竊議之豈其先有陰慝歟抑何其累世多不幸也

中山馮太后之獄張由發之丁玄史立與考之後王莽追直其事並徙合浦毋將隆但與玄立連名奏事莽修舊隙亦與俱徙按隆在哀帝時能忤董賢忤傅太后固一時直臣也馮后之誣夫人知之隆何不出一言而與之連奏然則謂莽此事盡快人意也亦可

○鮑宣上哀帝疏言羣臣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嘿尸祿爲智可謂切中當時之弊矣獨其所薦爲賢者而孔光與焉王嘉封還益封董賢詔書上書極諫可謂凜然大臣矣迨下廷尉而所指爲賢者光亦與焉蓋光名儒平居依附名義又以忤傅太后免當時之人愜以爲賢有由然也然而爲賢劾嘉者即光也嘉死而帝亦旋用光遂極力媚賢不敢與抗禮亦自謂其名已成而不顧本相之盡露矣噫自古小人盜名欺世而終自敗露如光者豈少哉

甚哉哀帝之疵政巧爲莽地也德趙后任丁傅𤺋傅
喜寵董賢陷中山太后此數者皆天下之所側目以
爲不平者也莽一用而悉反之天下之人皆向莽矣
不獨此也當時士大夫習爲苟容其號爲骨鯁之臣
獨有王嘉鄭崇鮑宣毋將隆四人嘉崇以忤賢死宣
以忤孔光𤺋隆與名中山獄莽得借以擠之自是天
下𣺌乎之人略盡矣甚哉哀帝之巧爲莽地也
天下之事往往使豪傑爲之而庸愚不肖之徒享之
武帝兼撻四夷諸將總兵攻戰何其勞也迨宣帝時

匈奴入朝然西域諸國猶未盡服也元壽二年匈奴單于及烏孫大昆彌皆來朝漢以爲榮是時西域凡五十國自譯長至將相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單于見上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起拜賀漢得賢臣噫使武宣二帝衞霍趙充國諸臣任其勞而哀帝董賢受其朝賀令人恨恨

董賢以安陵之姿得幸於上富貴之可矣賜以東園秘器珠襦玉匣令將作爲賢起冢内爲便房剛栢題

奏外為徼道周垣數里何其不祥也嗟乎賢一宗豎子享天下之奉歛天下之怨寵臣不弊軒此其時矣王嘉鄭崇一時熊羆之臣也曾不再討而死之是時天下之事有大于賢萬萬者千金俊鶻不以搏狡兎而以殉腐鼠眞可惜也

不祥哉息夫躬之為人也因董賢而封亦因董賢而免誣東平王呪詛而封亦以呪詛而死天道好還未有明白章著如斯者也通鑑但言其免就國而不詳就國後呪詛詔獄一段非所以寒奸人之膽也

人知東漢亡於黨人之禍不知西漢已有之矣王莽因呂寬之獄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敬武長公主紅陽侯王立平阿侯王仁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皆誣以罪而殺之何武鮑宣王商子安辛慶忌三子適遵茂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蓋莽揀一子以盡除諸人計亦巧矣自古起大獄驅除異議之人實此賊爲作俑自此而東漢唐宋遂爲奸人空國之要訣噫黨之一字士大夫其忍出諸口哉其忍出諸口哉

哀帝崩太皇太后詔舉可大司馬者孔光等皆舉莽獨何武公孫祿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踈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祿亦舉武太后自用莽武等所持論甚正但兩人互相舉則謬甚矣當時莽羽翼已成廷臣欲與之抗雖自處至正猶懼不勝况明明比周以求大位乎武于時號稱賢者而謬戾乃爾見殺于莽宜也祿在漢廷能持正論及莽即位應召與議

發直言請誅劉秀等其亦不足敬也已

是非邪正之間惟賢者能辨之詆之嗤嗤多從風而靡世以從之者衆謂是公論不知謬以千里矣王莽之世能卓然不悞者惟逢萌翟義龔勝薛方郭欽蔣詡陳咸栗融禽慶蘇章曹竟宣秉胡剛數人而已請加賞安漢公者八千餘人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爲符瑞之說以取貴者又不知幾何人由今觀之果孰爲是耶

逢

漢之翟義唐之徐敬業皆千古忠義士也方天下之

人靡然無宗國之思獨奮身起而爲難事雖不成足以愧天下之事賊者宇宙間其可少此等人乎顧討叛者先當正其名義之自號柱天大將軍敬業之建三府吾不能無議也豈其旣敗而人附會之耶

王莽一生所爲無不依傍古聖賢而爲之役屬者亦必援引古聖賢以稱之殺其子則曰行管蔡之誅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則曰文王郤虞芮治河則曰上繼禹功居攝踐祚則曰如周公故事翟義起兵則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

挾劉信而亂作井田則曰敢有非井田聖制者投諸四方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殺劉棻王尋丁隆則傳致其屍于幽州三危羽山漢兵且至則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其他九州則用禹貢五等則師周禮多作不義而强取古人之近似者爲護身符六經語孟中不知有幾許護身符在也噫世之爲不善而托之古人者何以異於莽哉

哀帝初欲推尊傳太后丁姬莽以議不合免及平帝以中山王嗣莽輔政乃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

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以內屬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先是秺侯金日磾子賞都成侯金安上子常皆以無子國絕莽以曾孫當及安上孫欽紹其封欽謂當宜為其父祖立廟而使大夫主賞祭甄邯劾奏欽誣祖不孝下獄自殺邯益封千戶更封安上曾孫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家以明為人後之誼又發傅太后及丁姬冢更以木棺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周棘其處以為世戒隳壞共皇廟始建議推尊所往者論褒毀猶皆從合浦為

人後者爲之子此實正論然不曰兄弟之子猶子乎使人受封而不過家則并不得比於兄弟之子矣傅太后妄自尊大自取發冢蹊田奪牛殆是之謂褒猶之義本以希旨然哀帝時不聞驟貴合浦之徙可謂空受其辱矣後世主推尊之說而暴貴者豈褒猶之後身耶

天之於亂臣賊子不惟殄其後已也又令自相誅滅莽妻生四子就國時殺獲爲安漢公時殺宇即眞後以亂其侍者殺臨安又病死初幸侍者生子興匡以

其不明留新都國至是始迎為公女為平帝后改號
黃皇室主欲嫁之因發病不肯起孫宗自畫像被天
子衣冠刻三印發覺自殺宗姊妨為王興夫人坐呪
詛姑與興自殺兄子光坐殺人自殺莽之圖有天下
不過欲傳之子孫令其子孫等皆不安其生乃爾雖
有天下安所用之

王莽華命遣五威將王奇等班符命於天下東出至
玄菟樂浪高句麗夫餘南出隃徼外歷益州改句町
王為侯西出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至匈奴庭

授單于印去璽言章凡此皆漢氏臣屬之輿圖也憶昔高祖創基武宣二帝百計匡攘猶多未服至哀帝而諸國臣服以一昏庸之主享祖宗未有之盛方擁其役童受單于拜賀是誠何德以堪此其爲有力者負之而趨宜矣聖人戒盛滿至人禍無故之利有以哉

西漢風俗重權勢而輕節義王莽一妄庸人竊弄神器舉朝無非之者僅一翟義稍自奮而苟將醜顏爲莽用相與共誅滅之人心幾定矣使莽盡用漢法略

去元成之弊政收其賢者以自輔不幾於逆取順守乎計不出此而種種迂濶紛更不已王田私屬大小錢行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矣五均六筦行而百姓不安其生諸有奴婢者率口出錢而天下愈愁矣十五單于拜而匈奴不復款塞北邊空虛矣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叛殺但欽以次瓦解矣民間饑寒吏皆不得祿而濫用府庫金誘四夷酋長改王爲侯而盜賊煩多矣遣王匡廉丹討賊所過放縱東方謂寧逢赤眉不逢太師矣迹其所爲若急急焉驅天下之

人使之思漢者然豈非天奪其䰟乎
劉向素識切王氏而子歆以推戴莽爲國師歆以讖
文改名劉秀實冀莽敗而巳代之有漢其後與王涉
謀劫莽降漢事覺自殺本欲改名以得帝不知適以
取死可以爲冀幸非分者之戒
隗囂嘗應更始之召矣遇光武則旅距非其昧于擇
主也更始之無能爲夫人知之而其將相亦非長才
囂之來蓋冀幸非分耳囂草莽之雄非肯爲人下者
也

事勢倥偬雖大豪傑當之容有悞計惟博采衆議則自有能辨之者光武遇王郎之亂欲因信都兵送還長安曹孟德失兗州聽袁紹說欲遣家居鄴當時不知何以謬計乃爾微邳彤程昱之言則几上肉耳豈能成一事哉蘇子瞻謂邳彤漢之元臣然則昱亦魏之元臣也

光武將北殉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按光武以更始之命收河北而與

之貳故入關之寄不輕授人禹首建大議於諸將中親信無兩故輟帷幄特授之然禹謀臣獨將非其所長也時諸將中可遣者尚有人帝此舉知人蓋遜高祖矣

鄧禹之討赤眉也初欲持重以俟賊自弊其意未嘗不是但不能出方畧而虛靡時日久而無功至帝遣馮異代之自慚無功數以饑卒徼賊則并不能守其策矣總之禹謀臣大將非其任也

王郎之亂彭寵功實在諸將之上朱浮笑爲遼東白

豕實不足以服其心一見帝便引王莽殺甄豐事一片殺機何其狠也浮實致寵反又不能拒寵侯霸所謂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可謂切中乃世祖惜其才而用之何其幸哉有罪而用於世祖卒無罪而誅於顯宗二帝雖皆誤而以酬浮則甚當怏心者聞之可以寒心矣

光武在河北諸將言更始或稱爲聖公或直呼更始惟馮異與李軼書稱爲長安其詞微而有體劉縯既爲更始所害諸將對光武不欲稱其官但呼爲伯升

此一時權詞耳范史因之始終稱伯升遂沒其齊武
王之號殊爲失體
更始對羣臣問虜掠得幾何焦度欲從齊斎帝求官
撰詞數百言誦習踰時後見帝忘之但言度攷公度
無食二語史皆載之以爲笑柄由今觀之乃眞語實
語耳
吳漢攻南陽諸城所過多侵暴鄧奉怒漢掠其鄉里
遂發兵反後攻公孫述入成都縱兵大掠漢之不戢
下乃爾然光武詔舉可大司馬者羣臣所推首稱漢

而朱祐以禁制士卒爲軍士所怨功名不如人爲將之道難言之矣

祭遵無子其兄午爲娶妾送之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及薨光武厚爲之禮每朝會必思之然竟除其國不爲立後可謂君臣皆失矣

鄧禹傳稱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考之功臣中如寇恂賈復吳漢姚期皆因禹得進用知其當時所薦達多矣禹之功出馮寇之下

而名居其上諸將不以爲過者幃幄之謀有以深服乎諸將也

諸將之奉更始爲劉氏耳更始既不克終而世祖正位則劉氏有主矣馮衍固守不降方聲言更始尚在遣人誘降湼城此豈眞爲故主耶使果爲故主則審其已歿死之可也以衆歸世祖角巾故里終身不仕可也乃戀戀闕廷數進言于見猜之主以冀一用何前後之相背乎●衍嘗引陳軫挑妻之喻似矣不知駡人可也夫死而隨嫁其所駡之人且以一駡自賢果

賢婦乎哉乃知向之不降正其欲以一罵而結後夫之心耳衍在光武朝終身廢置可謂如見其肺肝然不盡由讒間也

世祖詔百僚上書不得言聖明帝語自今若有過稱虚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蚩也如世祖父子可謂度越千古矣

張純朱浮奏言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乃尊宣帝曰中宗始祠

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舂陵節侯以下於章陵按世祖雖曰中興其實創業也當追尊其先不當拘爲人後之制惜其時無通儒不足以語此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馬伏波自許語也不知一生受病亦在此夫時平主聖當崇揖讓之節功成名立應知止足之義帝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問攻戰而不對其意可知矣高密膠東眞可法也援獨以矍鑠技癢不休交趾之後請之匈奴匈奴之後

請之武陵所謂畫蛇添足帝固已厭而疑之矣薏苡
之謗援自開之不盡帝之過也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況言詞嫻雅援見
之自失況知其意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卒當從汝
稟學勃未二十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
位不過縣令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及援遇讒勃
上書訟寃他人見佳何遽而自失巳爲通侯而其人
尚爲縣令將哀矜之不暇而卑侮之乎援一腔忮心
自少至老固宜其無罪而得謗也

馬援征武陵蠻宋均爲監軍援薨軍士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帥而降均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賜以金帛宋均傳所載如此西南夷傳亦稱蠻精夫單程等饑困乞降宋均受之其非必死之寇明矣援之必欲進兵其意不過貪功名耳均受降止於金帛援意必欲得增邑

進官而後可而不自知其將死也貪功名一念使人不顧人性命甚且不顧自巳性命其爲害不亦甚哉

○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國噫快意哉斯舉也后妃至於殘殺子孫私王外戚妄立非種尚可以辱先帝之廟乎爲之子孫者綱常爲重斷以大義而廢之是也唐之武才人罪浮呂氏惜其子孫皆暗于大體不能爲此亦有唐一大缺典也

袁宏漢紀載佛法入中國云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

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通鑑用其語按佛教中無修煉精神之說佛法大指在破識顯性精神之於識猶隔一重修之以圖作佛不幾于磨磚作鏡乎大率佛法精微廣大惟其精微故古來名儒號爲留心性命之學者實未窺一班惟其廣大故庸人惡人亦或托其有爲之迹而儒者又得指爲佛法之病嗟乎難言之矣

廣陵王荊之獄樊儵請誅之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

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耶帝於親親之誼可謂厚矣至於楚王英事乃殺虞延封燕廣窮治黨與吳郡太守尹興以名在楚王錄中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何以獨張皇乃爾蓋刑不道止一身而英陰疏天下名士帝之所深忌也然寒朗一言帝意旋解乃自幸洛陽獄理出千餘人明主可與忠言信夫

北海王睦嘗遣中大夫詣京師問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

敢不以實對睢曰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明帝賢主也至使兄弟之間自危乃爾吾以是知廣陵楚漢陽三王之獄其文致羅織多矣

馬后裁抑外戚可謂賢矣然是時廖爲衛尉光執金吾防車騎將軍且將兵后不之止也交結三輔衣冠動用錢布以千萬計羊米以數百計后亦不之禁也言事者以大旱由不封外戚無恥罔上耿恭出萬死

守孤城不爲漢恥一言忤防而監營謁者承旨劾之下獄免官后亦不之察也其與他外戚異者僅僅遲其封侯耳唐文德皇后議其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可謂明達之論矣最可惡者后在而羣臣無言馬氏罪者后崩而有司奏其罪免就國不惟有司涼燠頓異而帝之寵辱亦若因母氏之存亡爲異者雖馬氏兄弟有自取之罪而后與帝處之皆有未至耳

章帝幸河内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

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輙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稅粟瓢飲耳又北巡詔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戕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嗟嗟昔者主上之所禁乃今者臣下之所犯讀此亦可省矣

竇后以梁貴人子爲子先殺宋氏二貴人廢其子慶後幷殺梁氏二貴人及其父以一子故殘四姬破兩姓廢一太子亦慘矣後卒殺諸竇者乃和帝也佐帝

爲進外戚故事者即慶也和帝之子殤代之有天下者即慶之子也使竇后視慶如子則慶賢者也亦視之如母耳安得此禍乎

明帝之於東海王和帝之於清河王皆在嫌疑之際而獨能推心友愛終始不替可謂兩賢也已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范史取其言以爲論不知君德莫難於明不可以察察爲過明帝之世惟楚獄不免張皇其他無過舉也章帝亦賢主但不能約制悍后使之廢長立幼母后賢明不能將順其美

尊寵諸馬以成其過后崩未幾旋因人言而廢之實憲之惡十倍馬氏第五倫鄭弘屢言之卒不廢也明帝之世馬氏未嘗居要職兩者相較相去不已遠乎

〇班超以單車使萬里之外因人兵食攻服諸國隨機輒應三十餘年未嘗少挫揚漢威德至於西海自古以來一人耳至其跡功郭恂遣還李邑幾乎學道君子矣如此勞臣雖十世宥之可也其孫殺一淫縱之公主誅之固已過矣并其同產皆棄市漢真少恩哉

何敞上封事曰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此語曲盡具臣情態可謂照妖鏡矣

竇氏之盛也當時廷臣能持正論抗之者袁安任隗魯恭韓稜朱暉樂恢何敞郅壽周榮丁鴻張酺其死於狂熖者恢壽兩人而已安隗尤數犯之然以其行高未有以害也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于憲

爲韓稜所劾論爲城旦獻媚權門僅僅牛酒而猶不免䧟法盖當時風俗猶朴大權猶未旁落也噫後世所謂權臣者求其如憲可得乎

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法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至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威嚴既行皆言當死臣伏見陽夏侯瓌每存忠善檢勑賓客未嘗犯法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噫人之不附暄者必不乘危酺之謂矣

章帝嘗從張酺受尚書及即位出爲東郡太守酺自嘗親近意不自得上疏願留優詔敦遣帝廵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幷郡縣椽史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酺視事十五年終帝之世未嘗遷官漢於帝師厚與之禮而吝與之官乃爾

宋均爲九江太守民祠唐后二山巫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不能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女於是

遂絕此從河伯娶婦事翻案然嚴而不殘可謂出藍手

復讐之說雖聖經所許然總之非治世事也東京俗尚復讐至有為友復讐如郅惲所謂手而不憂者蘇謙為李暠考死其子不韋發暠父冢斷其頭以祭父又標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此豈經所謂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乎段熲為暠修郤劾張賢收不韋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此豈經所謂復讐不除害者乎不韋之事士大夫多譏之而郭有道著論以為賢於

伍員亦過矣

和帝既知梁貴人枉歿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言者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議按竇后雖有罪較之呂氏尚隔霄壤廷臣在太后時噤不發一語於其亾也乃欲以子貶母不亦無恥可羞甚乎時三公中張酺最賢而爲此議大不可解

○竇氏既敗諸因憲得官者皆罷任尚爲憲爪牙獨

得免且代班超豈以才故耶抑别有術也然卒隳超之功失西域後爲鄧騭將兵與滇零戰敗績卒以忤鄧遵發其贓坐棄市鄧騭子嘗受尚馬騭髠其子以免尚之忤遵特騭耳然卒無救於死善附麗者果何益哉

竇憲用事廷臣顯與之忤者不下數人和帝不與之圖憲而獨用宦者鄭衆卒開内寺擅權之端其後順帝之立以孫程等梁冀之誅以單超等而天下大權悉歸中人漢事遂不可爲履霜堅氷皆和帝爲之漸

也

嶺南舊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和帝時臨武長唐羌上書曰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下詔罷之觀此則知一騎紅塵不始於妃子矣按古稱荔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今自嶺南至洛陽不下萬里雖置郵而傳之不能必其不變而勞生害馬爲毒滋甚東漢自和帝以前皆賢君也誰

爲此厲民之事者乎

東漢三公名尊之而實不任以事其亂政害民多出於外戚近習一遇災異則策免三公至有自殺者仲長統謂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眞實事也然當是時亦不聞有不願爲三公者畢竟此道之爲癨途也

鄧太后婦人之有才智者也殺杜根絶鄧康屬籍幾於悍矣顧能約束外家減省供奉初不爲閻后所容卒復其家虞詡得罪鄧騭卒能用之此數者皆善政

也雖其久不歸政非母后所宜然觀安帝之所爲則后之獨攬天下亦未爲無意也鄧隲等惟殺袁敞事得罪公議餘非有大惡也且能達賢及其得罪乃與竇氏等君子不能不惜之矣

李郃傳言北鄉侯時郃爲司徒陰與少府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功不顯明年坐災異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郃涉都侯辭不受此事通鑑都不載但言順帝初郃以阿黨策免而已郃嘗以

鄧騭故曲護任尚當閻氏用事時恐不能克定大計
翟酺所上有何證據溫公削之的爲有見而范史列
郃傳於方術亦似以其人爲不足稱者其所以曲爲
之諱者得非以其有令子耶
順帝之在西鍾下當時力諍守闕連日不去因而免
官削國者來歷一人而已詔書嚴切首變其說者薛
皓也其役諷劉瑋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朱倀等各
稍自引起則去皓無幾耳帝立以歷爲衛尉後官至
車騎將軍罷諷弘先卒拜其子爲郎倀延光代皆見

拔用後至公卿噫觀諸人之諫與後之歷官則眞君子之不如巧宦居可睹矣

方梁松之貴也不自知其死於明帝也方梁貴人之子爲太子梁竦等自相賀也不自知其死於竇后也人皆以外戚貴重此獨得禍焉未有以償梁氏也償之以七侯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盛滿二十七年則已汰矣至此惟有覆宗絕祀耳固知塞上之失馬者非寓言也

皇甫規素悉羌事數自疏請效命邊陲如云若謂臣

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又云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单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此其前後語皆可味大率謀議當用老成驅馳當用少壯後世節鉞大臣皆六七十老人其不能有為可知矣

楊震鄧氏之故吏也李固梁氏之故吏也鄧氏少過故震始終無異同而樊豐等以為譖端梁氏罪大故固在商之世但效忠告當冀之時力反其所為至殺

身而不悔二公之所爲皆是也其所遇皆不幸也
梁冀之在東漢幾成一王莽矣然當時事有可異者
帝遣張綱等八人分行州郡而綱首劾冀兄弟言雖
不用弗罪也一可異也八使行而所舉第一人即冀
所惡之李固其餘所劾奏多冀及宦者親黨固即召
用所劾奏皆正罪二可異也冀怨綱以張嬰寇亂揚
徐閒乃用綱爲太守綱諭降之單車入其壘置酒爲
樂散遣部衆任其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孫欲
爲吏者皆引召之朝廷論功當封冀遏之綱在郡卒

張嬰等爲制服行喪送至犍爲負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綱之事皆可指爲罪案冀修怨僅僅不封而已身卒而官其子則猶之封也三可異也噫後世之朝論能如是乎然則古之幽朝今謂之聖世可也古之奸臣今謂之賢相可也

東漢郭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三十年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其後子孫皆傳法律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吳雄亦

以明法律斷獄平位至司徒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一念持平慶延於世其章章乃爾有罰法官無後皋陶不祀其後裔至黥布猶不免被刑皆誕說也

崔實政論曰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内肅清天下密如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按此一段寬嚴之辨蓋本於子

產雖非至論亦可謂救弊之藥至於論二帝處殊爲未當宣元之相去在明與暗不在寬嚴也使宣帝稍從寬大則趙蓋韓楊可以無死中興之治尤覺粹美元帝寬於恭顯未嘗不嚴於蕭望之周堪張猛也以彼其暗使更加之以嚴其爲害不尤烈乎

梁冀素與度遼將軍陳龜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坐徵還以种暠代之按暠即前爲益州刺史糾發劉君世獻冀黃金文蛇爲冀所陷坐免官者也冀惡龜而更以所惡代之冀亦能不念舊惡哉

桓帝誅梁冀收其財貨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五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此時昏主在上宦官用事然冀家財不入内帑苑囿不益内苑故猶然盛世事也

鮮卑寇遼東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熲熲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爲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此事處之極當梁冀當國時有此使遇匡衡必不免矣

○桓帝時宦官恣肆極矣然朱穆發趙忠父尸徵詣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帝赦之皇甫規論功當封宦官求貨不答坐繫廷尉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訟之赦歸家楊秉條奏中臣子弟為牧守者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帝從之侯覽兄叅為益州刺史貪恣秉奏檻車徵叅叅於道自殺秉因劾覽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縯奏左悺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罪惡悺稱皆自殺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侯印詔

貶爲都鄉侯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祐李膺馮緄初以窮治宦官輸作左校旋以應奉言免之膺未幾拜司隸校尉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畏膺逃還匿兄舍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付獄受詞畢即殺之讓訴於帝帝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按此數事則中宮嘗屢屈於外廷矣然余以爲成中官之勢而貽外廷之禍者此數事也生殺予奪人主之操柄此數事者實不出於帝意而外廷若迫之使不得不從此庸主之所深

不堪而奸人得乘隙以徼一决者也未幾而黨議起矣

岑晊父爲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而晊列名黨人爲郭林宗李元禮所稱自今觀之父貪財子貪名貪命其不義均耳

陳蕃爲光祿勲范滂遷光祿勲主事執公儀詣之蕃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蕃乃謝焉夫畏公儀應不作官欲作官須守公儀如此舉動吾不敢謂是也

皇甫嵩朱儁將帥之雄也方董卓違朝命不釋兵嵩從子酈勸嵩圖之不聽卓既秉政徵嵩梁衍勸嵩擁兵迎駕奉令討逆又不聽李傕之亂徵儁入朝陶謙等推儁爲帥同討傕等奉迎天子亦不聽卒甘心入賊掌握中范氏云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狠狽虎口爲智士笑非虛也原其故盖緣當時士大夫矜重名節以人臣而違朝命若以爲必不可之事耳可與立未可與權其二子之謂乎

杜密去官歸家每謁守令多所陳托同郡劉勝亦告

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按密所言誠善矣然士大夫居鄉爲僞杜密恐不如爲眞劉勝也

讀史商語卷之一